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茶馆城

黄永玉 著

卷五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图书馆藏

爸爸幼麟眼前有空之极。说是有空也未必然，他只是有空到想做什么就什么的程度；不像以前一下子想学校、想学生，一下子想音乐，风琴没有了他真的就不想音乐了。一想音乐就摇头，就嘘气。经过天主堂、福音堂、女学堂，听到风琴本来放慢的脚步，一下子、一下子就快起来，像一个输光老本的赌徒，像一阵没东西好刮的干风。别人的兴趣不是他的兴趣。惟一陪伴他的就是画通草画和弄东西吃。

通草画不光是画完就算，还要细细切下来粘在纸上，要很精细锋利的刻刀刻出来，于是他就用钢丝锻造刻刀。一把一把地做，把一段粗细不同的钢丝烧红变软，在铁砧上锤成需要的刀形，满意之后再烧红，红得恰到好处时在凉水里淬火。淬火的时刻很是用心得意，也就是《汉书》上讲的“清水淬其锋”的意思。他懂得看火苗，红的不行，白的不行，要在紫蓝和红的交界部位烧；烧多久呢？他心里有数。烧多了变做朽炭，烧不够软铁一支。这时候不许旁边站人；不是要留一手功夫，也

不是来什么“传儿不传女”保密规矩；他怕分神。

淬火妥当满意，刀刃上晃闪霓虹之光。他有各种硬软合适的磨石。一天的工夫大半就花在那个上头了。

磨砺到得意的时候不经意哼出了一些声音，他完全忘记了几个月来心里最紧要的瘀块。闪电一样的另一个“自己”用手指头在脑门上轻轻叩了一叩。是了，是了，不该唱的，不该唱的，竟然、竟然唱了……

常听到谴责人的一句话，叫做“脱离现实”。人一到“脱离现实”的水平，他做的事，他说的话，他交的朋友都被人注视起来，孤立起来。其实，一个人死了，才是真的脱离现实。活着，不过是从一个现实步入另一个现实；脱离不了的。

眼前，还不曾有人发明这句看不起人的话。这句话是后来才有的。当时，各人还在各人的现实天地里活得好好的。

因为以前那么醉心于音乐，在文学和其他方面，除了黄仲则的《两当轩》之外，都不是弄得深入；大不了得过博识的称赞。他的书法缺少专一修炼，柳惠对此也都说过不客气的看法。要论系统性的文字工作，那就是端端正正地修过一本家谱。别人很俨乎其然地对他发出称赞和尊敬，自己也适当地控制了谦虚的受用风度。他很天然，一点也不人工。

兴致来时，他会下厨房弄菜。

弄菜的手艺不是吹的。爷爷回朱雀的时候，听说他哪时哪天下厨房，认真等待的用神是看得出的。换了大酒杯，态度欢畅亲民。爷爷的的确确拜倒儿子的厨房手艺。因为自己生来矜

持还是故意不赏脸，他从不当面夸奖儿子的厨房手艺。

也可能是忌妒。

听说北洋军阀张宗昌和儿子下棋，儿子输了，他就骂："死没用！棋都不会下！"

儿子赢了，他就骂："死没用！就会下棋！"

两代人的芥蒂是天生的。

幼麟下厨是文星街一绝，不，是朋友中的一绝。他是个细心人。在北京、在广州、在长沙、在东北，他吃到什么就研究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试验体会。北京的白片肉，脆嫩到可以切得薄到像一片"喝罗吉"❶；广州的"叉烧"跟"樱桃肉"，长沙李合盛的炒牛肚丝，还有东北的白片肉小牡蛎腌菜火锅和各种令人想象不到的至今没有发表的口味……

他做了还喜欢宣。几个姑妈、表姐妹都爱一边吃一边听他"诲人不倦"，讨他喜欢。其实讲也白讲，太费工夫的厨艺凡人怎么做得到？

连厨房的腰子大灶也是他像探子那样苦心参照浙江绍兴大户人家厨房描绘下来的。这个有心人特别注意到烟囱大小及曲折走向，所以按照这种秘方做出来的大灶，火力既足且省柴火，朋友称它是神灶，仿也仿不出。

两口大锅。一口直径三尺，一口二尺半，再加一大一小的热水鼎罐。

十斤八斤任何菜肴原料下锅，都能举止从容合弄得法，面不改色。

❶ 朱雀城的一种室内大蜘蛛，在屋角只织白色丝质薄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

只有亲身体会下过厨房的贤良主妇才懂得其中甘苦。锅子小，火力弱，翻动起来又怕掀翻在地。双手使不出劲，尤其家中来了客人。这种不方便和憔悴，这种长年累月、习惯成自然的入厨方式已视为当然的苦中之苦，要非看到张家的这口灶，是不知人间还有如此乐土的。因此一辈子奴隶的眼界霍然得到开放，当然啧啧称好！

幼麟有时还故意来两手怪招。

灶膛的火弄得小小的，把嫩嫣嫣的韭菜黄和薄鸡片放在大锅子当中加鸡油慢慢品熬，轻轻翻动，看着它们鼓着小泡泡。他搬了张骨牌凳坐在旁边看《东方杂志》，晃着腿。起锅也像是在给娃娃抹脸，一勺一勺讲着温柔的话。然后静悄悄端到桌面上……引起一阵低声的惊叹。

幼麟开始做一件事或做完一件事，往往嘘一口长气。尖起嘴巴把满满一肚子氮酸气呼出来。说不上是忧郁还是舒服。

晋朝时候有个人登山去访朋友，告别时叫那个善于长啸的朋友搞一段听听，朋友不干。他下到半山腰时才听到那朋友作仰山长啸。（这狗日的！）

朋友脾气固然古怪，而长啸一定动人；但长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书典上说："'其啸也歌'，按气激于舌端而清，谓之'啸'，发声清越而舒长者谓之'啸'，如猿啼亦曰猿啸，虎吼亦曰虎啸。'蹙口出声也'。"鲍照的《芜城赋》有"风嗥雨啸，昏见晨趋"，连雨都"啸"起来了。

不明白！越说越不明白。

灶膛的火弄得小小的，把嫩嫣嫣的韭菜黄和薄鸡片放在大锅子当中加鸡油慢慢品熬，轻轻翻动，看着它们鼓着小泡泡。

后来的人说是吹口哨。这怎么可能是吹口哨呢？岳飞的《满江红》词“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那是口哨吹出来的排场吗？

长啸应是情感满溢的抒发。比幼麟的“嘘长气”更有音乐感，比吹口哨更气宇非凡。不过，成公子安写的那篇《啸赋》，全文七百九十二个字，文章妙是妙，让人读完了仍然闹不清它是怎么个“啸”法。莫名其妙之至。也可能是一种当时流行的即兴“无言歌”，只凭嘴巴行腔和牙齿、嘴皮伸张把音声散发出来。看《啸赋》文章的意思很可能我的揣度是对的，很“前卫”的。月亮天，狼和狗都有这种原始的抒发。

幼麟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等大家都睡着之后便开始做鸡蛋糕。家里找得到的带盖的小铝罐罐和其他金属盒盒，都集中起来，洗刷干净抹上牛油备用。他坐在矮板凳上开始打鸡蛋，去黄留白，放在一个有把手的小深锅里，用竹刷子不停地顺一边搅，适时地筛进一些细灰面，又加进一些酵粉和冰糖汁。

自己早就做好一口带格子的洋铁皮烤箱，夹层中间塞实了黏土。堂屋燃好带架子的炭盆，烤箱放在架子上烧热，热到不得了的时候熄火，一个个盛满面汁的各种铝盒子、铁盒子放进烤箱里，关上门。慢慢地，香气就冒出来了。

多少时候他算得准。他等在旁边，做做别的活计；到时开箱，用平铲伸进烤箱把鸡蛋糕一个个铲出来放在垫了薄板子的桌上。他一个个端详，剥下溢出盒子的焦粑放进嘴里，点了点头。

每个盒子上贴了张小纸条。

“婆的”。

“妈的”。

“序子的”。

“子厚的”。

“子光的”。

他自己的呢？没见有盒子剩。吃了焦粑大概就算了。他是艺术家，作品做给别人欣赏。

早上序子起床，取了自己那一份。

爸爸此刻正呼呼大睡。

“今天星期天，你到哪里去？”妈醒了，在帐子里问。

“喔！喔！今天学堂要‘打野外’,大家都要去的。”序子说。

“那你还是在柜子里自己取一百钱吧！中午吃点东西。”妈说。

序子打开柜子，见格子上头放了好几叠铜元，便在靠边的那一叠上头取了一百钱。他觉得一个人还是要凭良心好，大人这么相信你，怎能一直狠着心胸？——他晓得土地堂的罗师爷明白七天里有一个星期天是不用上学的——几时应该认真去亲近他一下才好——他抽香烟，可以取爸爸两根香烟送给他——如果今早上遇见罗师爷，罗师爷一定会告诉他今天是星期天，会“嘿嘿嘿”……

序子开了大门，右首边墙角下蹲着滕代浩。

“你怎么在这里？”

“大家都讲要会你，挂牵你，要我早点来报。”代浩说。

“你见到曾宪文吗？”

“就是他要我来报你的。”

出了北门城门洞，洞口让挑水的“水客”打得胶湿，像落过一场大雨。过了跳岩，在左首边金家园底下河滩等队伍到齐。

滕代浩问：“你讲讲，这个把月逃学你怎么过日子的？”

“不好过！”序子说。

“逃学还不好过？世界上做一个人，哪浪还有比逃学的日子更好过的？你这么讲法，还不如回去让左唯一打屁股？”滕代浩讲。

“你也不要讲打屁股，我这一辈子总总不会见左唯一了。我要好好想想，学欧阳后成和杨宜男练完雌雄剑，取左唯一的人头。”序子说。

“你怎么练法？”

“我爸有一把在衢州买的七星剑，照《江湖奇侠传》的办法把这把宝剑存在肚子里，用的时候飞出来取人首级。”序子说。

“这哈！这比练挨打屁股难多了！”

序子瞪大眼睛，“你还练挨打屁股？”

“当然！不练，我还能活到今天？”滕代浩豪气十足。

“你怎么练的？”序子问。

“哪，哪，哪，你闭起眼睛，不准偷看，我让你摸摸屁股的功力。”滕代浩抓住序子的手，“哪，哪，摸到了吧？看我屁股皮多厚？”

滕代浩让序子摸到的是脚后跟皮。

『哪，哪，哪，你闭起眼睛，不准偷看，我让你摸摸屁股的功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

序子还真的信了，“你怎么练的？你怎么练的？——咦？那左唯一打你的时候，怎么还杀猪似的喊妈？”

“不喊行吗？不喊不就一直打下去了嘛？”滕代浩说完转身跑了几步转过身来，笑弯了腰指着序子说，“你张序子是个世界上最蠢的蠢卵！听哪样都信，也不动脑筋想想！我这种话你怎么能信？我又不是河马、犀牛，哪里来这么厚的屁股皮？——都是空话，还是你咬左唯一那一口实在。你牙齿是蛇牙，毒性重，左唯一右手还包了厚厚的纱布。大家过了好长的太平年。左唯一一时怕难好。都亏得你，都亏得你！为民除害。”

“你信不信，对人有仇，咬下那一口就毒；没有仇，咬过、流完血，也就算了。”序子谈经验，“其实呀！你转去跟大家讲讲，搞一个‘咬左队’，都去咬左唯一，碰哪咬哪，只要左唯一一动手就咬，不打不咬，文明咬人，文明读书。你看，左唯一到时候会不会改恶从善？”

“未必！”滕代浩很悲观，“唉！我要是左唯一，齐心共起赴国难，我就会改！”

谈话的这两个人大概没有读过马克·吐温的《乞丐王子》。王子书读得不好挨板子的时候，旁边的侍从就会站出来“顶打”。

亏得世界上有个马克·吐温写出这篇为世界儿童不幸的遭遇谋出路的雄文。不过不实际。凡人老百姓儿子身边根本没有侍从，何况这事情还要费神跟侍从和左唯一双方商量肯不肯合作？这事情你去问问旅长大少爷戴老毛戴国祥就清楚明白。

替挨打的人出主意的还有个耶稣。《圣经》上有他的一段

说法："有人打你左边的屁股，你就把右边的屁股也让他打。"（写书的年纪大了，记不清是屁股、手板，还是脸。请读者将就着看吧！）

以上两位出的主意都跟"九一八"性质差不多，有点"不抵抗主义"的味道。稍许用点历史眼光来分析张学良和蒋介石当时的处境，是怪不得他们的。左唯一就是"九一八"，就是"五三惨案"，和他有什么道理好讲？

所以说，张序子给左唯一的那一狠口，实足具有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张序子和滕代浩两个一边说话，一边在河滩青光岩里捡几片薄石片"打水漂"。

滕代浩这方面是个里手。他一个水漂简直可以打到对门河，数到二十多漂。眼看石头片像"油纸扇"❶贴着水面飞。"光是力气大不行，等下你让曾宪文来一盘试试，他只会'橐！橐！'往水底打。"滕代浩说。

说到曾宪文，曾宪文就来了，屁眼后头还跟着三四个不认得的伢崽，年纪都在七八九岁的样子。

"这几个鬼崽崽弄来做哪样？"滕代浩一副老资格口气。

"我道门口的手下，没有事，星期天带出来训练训练。"曾宪文说。

滕代浩走到伢崽身边，托起头一个的腮帮子左右看看干不干净，掰开另一个嘴巴看看牙口，又指着第三个伢崽说："看你一脸眼屎鼻泥甲甲！"轮到第四个，滕代浩笑了，"曾

❶ 鸟。

宪文，曾宪文，你看这狗日的长得像你爹！”

“日你妈！老子长得像你爷爷！”那小孩气了，过来抡拳要打滕代浩，曾宪文一喝就住，反转来骂那小孩：“喔！喔！你个狗日的！他讲你长得像你家公，你讲你是他爷爷！那你变做我哪个了？”

这伢崽原来是曾宪文大姐的儿子，曾宪文的外甥。

大家笑成一团，辈分被扯得乱七八糟。其实根本没有关系。

论打，滕代浩当然不是曾宪文外甥的“起手”[1]，这外甥常在粉架子上帮忙榨粉，也难怪滕代浩眼光不凡。

跳岩上又过来一帮子人，里头有陈开远、吴道美、陈文章、田景友、田应生、王本立、戴老毛、顾凤生、顾远达、朱一贵。

大家打着圈圈坐在河滩上。

以前是没有过的。这阵候显得太正经。这一群人都迷神在眼前还说不明白的情感之中。

序子这人有一种不知所以然的吸引力。他对人并不特别亲切、关心，也不见哪样特别本事。论博识规矩他不如陈开远，读书不如刘壮韬，成熟懂事不如田景友，不如吴道美的婉约，不如滕代浩的异趣多能。当然更不如戴国祥、顾凤生、顾远达的家势；不如朱一贵的憨厚及其令人生畏的家事的诡秘……（在各党各派里都插不进名分，政协会上大不了是个“社会贤达”。）

序子喜欢读课外书，这举动跟别人的关系不大；喜欢画画，本事不如滕星杰，只是自我娱乐。论善良、本分又远不如欧敬云、王本立和唐运隆。

[1] 对手。

还有什么呢？

除非是咬左唯一那一口。口碑当然是万古流芳。

不会的。咬左唯一那一口之前，大家就对他不错了。可能是序子爹妈过去的人缘打的底。硬这样说是说得过去的，仔细想想，也难说……

大家还是围成一个圈圈，静静地坐着。

蓝天、白云，四围群山的绿意，万年没停、齐眼一片跳着响着的滩声。周围这些孕育他们长大的东西，他们都不以为然，都认为平平常常从来就有。

那么好的美，那么多的美，太挤了，又没有比较，以为人人的故乡都一样。不懂得美也有很多种。美有浅有深；有的美好痛、好苦……长大了才晓得，才体会得到。

“你不回实验小学了？——回去做哪样？有哪样好回去的？”田景友对序子说，其实是自问自答。

陈开远讲：“一直逃学扯谎也不是个办法……”

“是办法！是办法！怎么不是办法？眼前哪里找得出更好的办法？”吴道美说。

“‘已积恶成仇，不逃奚为？’这是哪个古人讲的？你们帮我想想！”田应生说。

“你自己卵编的，想哪样想？”陈文章说，“听我满满讲，左唯一和刘森和要勾倒高素儒夺文昌阁模范小学，他们年轻先生十几个人联合起来打算在楠木坪‘王殿’另外办个学堂，把队伍拉走，要是真的就好……”

“要是真的，我们都转过去！”戴国祥讲，“让左唯一变成个脱卵精光的唯一空壳壳！”

“那好！”

“那好！”

好是好，眼前还有见真家伙，还有算好！

戴国祥站起来，塞了一包铜元给序子，“眼前逃学的粮饷。逃学像下棋，要费点心思，世界上大人都不是好东西！——我屋里有事，我要先走——”

“咦？讲好我们上李子园的。”曾宪文问。

“我他妈才不上李子园咧！”戴国祥一走，顾凤生、顾远达也跟着走了。

朱一贵看着那几个人走了也站起来，“唉！走了，走了，都走了，那我也……”

曾宪文大喝一声：“坐下！”朱一贵就乖乖坐下。

“可惜忘记通知王学轩了，他要在，我们队伍的火力抵得上一个机枪连——”吴道美讲。

“哈！王学轩那卵是个卡壳连。要找王学轩，星期天到南门内猪肉案桌边那个愁眉苦脸的就是。那副脸一尺多长，跟学堂的王学轩是两个人。”田应生说，“他爷爷、他爹像十殿阎罗。”

“你们到李子园摘李子，我是不去的！”田景友说。

陈开远说：“我也不去！我爹要我写信给我姨妈。”

曾宪文讲：“不是本来讲好上李子园的！”

“没有。我们来看序子的！”田景友说。

“嗯！”陈开远“嗯”。

两个人也走了。

“好，好，要走都走，不走的是关公、岳飞，忠义之人……”曾宪文说，“世界上少不了怕爹的卵人！”

“听人讲你也怕爹！”王本立问。

曾宪文火了，“我讲我吗？你听到我讲我吗？我又不是讲我，我是讲别个；讲别个还会讲自家吗？你个蠢卵！——我想我们先上金家园！”

金家园往上走一片乱七八糟的菜园。一个两个小孩子在里头串来串去还不怎么显眼，偶然踩错一两脚白菜、萝卜也是有的。人多了，十来个小孩远看起来就是一伙土匪，阵仗很大，难免引起菜园子主人的注意，就会老远大着嗓子向他们问安：“狗日的鬼崽崽，你妈个卖麻皮在老子菜园搞哪样名堂？看老子放不放狗咬你！”

“伯伯，满满，我们是学生，过路的，认不得路，今天是星期天，先生放我们出来踏青，问一声，李子园往哪里走。我们心细，踩不到你的菜（其实一棵茄子正踩在他脚底下），我们马上就过来了……”

“哦！哦！眼睛尖点！懂规矩就好！快点过去！”菜园主人说，“李子园往右首边上坡那边路跟到走就是。”

“伯伯！我们听到了，多谢你老人家——”（轻轻说一句“你个老狗日的！”）吴道美嘴巴真甜，长大可当王宠惠（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